

近幾年來，盲盒消費，成為新寵，文具、美妝、玩具、公仔……一時間，萬物皆可盲盒。最近，又蔓延到圖書。一些「圖書盲盒」，由讀者「點餐」，要求某個種類、某個方向的書，然後由商家自主搭配。也有的完全憑藉商家做主，提供圖書。優點是打破信息繭房，跳出舒適區，能夠與新知識不期而遇。

然而，新興業態，往往避免不了野蠻生長，泥沙俱下。表妹也是愛書一族，下單了一次圖書盲盒，註明「想要自然文學」，滿心期待能收到黑塞、梭羅的書，結果打開快遞的牛皮紙袋，卻是一本《香菇栽培技術》，一本《釣魚寶典》。就是那種無人問津，本該直接成堆送到廢品收購場的質感。其無厘頭程度，僅次於因央視春節晚會而為國人盡知的《母豬的產後護理》了。

說穿了，盲盒的本質，就是利用了消費者對未知的好奇，對驚喜的期待，甚至還有一種賭徒心理。拆封時的短暫愉悅，社交分享帶來的認同體驗，令盲盒成功俘獲了不少年輕群體。然而，隨之而來的，卻是以次充好、極低概率等種種消費陷阱。就像「圖書盲盒」，標榜邂逅品味、遇見經典，卻被一些商家當作清庫存、搭售滯銷書的工具。買家收到了一些完全無用的書，卻已經支付了真金白銀。

而「盲盒」二字，就成了一切「霸王條款」的現成擋箭牌。商家就是利用盲盒的不對稱、不透明特性，鑽空子，踩踏誠信。某些盲盒，更多的是提供一種情緒價值。因此，消費需要多留幾分理性和清醒，而切忌盲目。監管更不可缺位，盲盒不能成為盲區，抽取概率、退換規則、產品質量都應有明確邊界。盲盒如果只剩下刺激而沒有品質的支撐，傷害的不只是消費者，最終也將毀掉業態本身。



瓜園

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命運的小暗示

你相信命運會在生活裏，向你發出各式各樣的小暗示嗎？如果你相信的話，也許會對波蘭作家斯瓦米爾·姆羅熱克的《偶發事件》感興趣。

這個小故事講述一位敘事者在咖啡館裏，意外發現一個身材袖珍的小侏儒正從自己桌面上走過。這個荒誕的場面，引發了敘事者極大的好奇心。他嘗試與侏儒展開一場關於意義、藝術與生命的對話……

在這篇作品裏，真正發生的事情，其實不是「桌上出現了一個小侏儒」，而是敘事者短暫地相信「生活也許終於願意向他透露一點意義」。

侏儒只是導火線，而真正點燃的，是一個中年人長久以來壓抑、卻又無處安放的疑問：人生是否只能如此平庸地流逝？日子是否在這層看似合理、順暢、被稱為「生活」的表象之下，還藏着另一個更寬廣的秩序？

於是，一場偶發事件，被敘事者視為一次機會。他急切、熱情，幾乎帶着貪婪地向侏儒投射所有關於人生的問題。他不是在與侏儒對話，而是在抓住一個看似不屬於日常的裂縫，企圖把整個世界撬開。

姆羅熱克的黑色幽默，正在於他讓侏儒拒絕成為「答案」。這個穿着灰色夾克的小人物，並非隱喻神祇、智者或超驗存在。侏儒反覆強調的，只有一句話：「我們只是普通人，只需要生存下去。」

這樣的回應，對敘事者而言近乎挑釁。因為他期待的不是知識，而是確認，確認自己的不安是合理的，確認那些「胡思亂想」不是空洞的幻覺，而是可以指向某一種真實。然而，侏儒一再把話題拉回具體、沉重、具有「堅硬輪廓」的現實。在此，意義不是不存在，而是不被允許奢望。

於是，故事最痛的一刻，也非侏儒的離開，而是敘事者忽然意識到：荒誕不是來自世界的失序，而是來自人對意義的過度期待，而如果命運本身只是由無數偶發事件拼湊而成，又哪來一個被命運安排好的侏儒，專程前來為我們的人生給出提示呢？



普通讀者
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盲盒，盲目，盲區

喜歡讀書的人，大概都喜歡「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」的狀態，遇到一群喜愛閱讀人，讀到幾處不太明白的地方，大家圍爐而坐，討論一下，貢獻自己的知識和閱歷，與那位不曾謀面的寫書人隔空辯難，從這一番思想操練中得到的精神暢快，毫不亞於長跑或「摶鐵」。

那麼，問題來了，讀書時哪些內容最讓人獲益，是一望而知的那些，還是讀不懂的那些？以我的經驗而論，讀不懂的內容給人的益處彷彿更多一些。特別是年輕的時候，記性好，讀到不懂的地方，腦裏便留下一

個深刻印象。再讀其他書，或與人請教交談中，或自己遭遇某件事某個場景，忽然靈光一現，豁然开朗，彷彿一個繫了多年死扣的包袱突然解開，思想或心智上得着說不盡的好處。

進入互聯網時代後，讀古書遇到不認識的字，讀現代書遇到不明白的名詞、事件，隨手一查，便解開了。讀到不能理解的段落，也可以與網友共「析」。人工智能進軍閱讀領域後，情況又是一變。移動一下光標，閱讀軟件內置的翻譯助手、背景資料等都可鏈接而至。

世間無書讀不懂

近日看到新聞，亞馬遜在Kindle平台推出「Ask this Book」新功能，讀者閱讀時選中一段文字，點「提問」，就可獲得這個段落或書籍的相關信息。在這個平台上，還有過AI Recaps功能，為讀者生成「前情提要」，據說目的是幫助讀者快速跟上進度，但因為AI生成信息不準確而撤下了。看來，隨着AI在閱讀領域的深度運用，世間將再無讀不懂的書了。

不過，亞馬遜此舉遭到了反對。出版商和作者擔憂他們的書籍可能被無償用作訓練讀書助手的餵料，卻得

不到補償。而對於人數更多的讀者來說，閱讀本就是一條崎嶇的山路，或寬或窄，或平或陡，才是該有的樣子，處處鋪上水泥，變成筆直大道，反而索然無味。留一些讀不懂的給自己的思考咀嚼，才是閱讀應有的樂趣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斬殺線」外的話語

近來，美國「斬殺線」的討論在網上十分熱烈。我的關注倒不在其政治意涵，而是這個詞本身——一個標準的遊戲術語，如今卻如此自然地鑲嵌在嚴肅新聞的標題裏。細細想來，就會發現這並非孤例，「副本」、「buff」、「氪金」、「開黑」這類遊戲術語，早已悄無聲息地浸入我們的話語體系，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份。

這現象自有其妙處。遊戲用語往往能用極少的字，精準概括一個複雜情境。比如：「美國部分中產階級家庭財務狀況極度脆弱、缺乏容錯空

間，遭遇些許意外就可能陷入破產，變成無家可歸的流浪漢，而美國流浪漢的平均壽命約為三年。」這一大堆字，怎能比得上「斬殺線」三個字來得精煉和有力？在追求傳播效率的網絡時代，「短小精幹」是一個巨大的、無可比擬的優勢。更難得的是，它為話語注入了「活人感」。當新聞標題不再板着面孔，而是偶爾說一句「這政策能給經濟加個buff嗎」，那份生硬的距離感便瞬間消融，彷彿執筆者就坐在隔壁，與你我一樣是有溫度的、在下班之後會打上一局遊戲的普通人。

這是一場跨越世代的、溫柔的文化合流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電子遊戲作為新鮮事物扎根，那批最早「吃螃蟹」的少年，如今正是社會的中堅。如今的他們，上有老下有小，雖未必仍奮戰在虛擬世界，但遊戲的語法已內化為青春記憶的一部分。因此，當年輕的後輩將「打怪」、「刷副本」帶入工作匯報時，前輩們大多能心領神會，甚至會心一笑——那曾是自己熟悉的語言。

而年輕一代，更是自出生便與網絡遊戲共生。對他們而言，遊戲語言並非次文化黑話，而是如呼吸般自然

的母語之一，是他們認知並表述世界的重要方式。讓這種生動的語言進入相對正式的場域，與其說是「入侵」，不如說是一種真誠的自我表達。於是，上一代因經歷而理解，新一代因本能而使用。話語的壁壘就在這種理解與使用中，被悄然溶解。

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反轉馬戲

談到馬戲，如果大家只想到獅子老虎大笨象，那是不合時宜的刻板印象。馬戲早已成了其中一種當代表演形式，以雜耍雜技，結合形體、舞蹈、戲劇、競技等不同元素，不僅街頭賣藝，還昂然走進劇場，而且單人匹馬、三五成群、一行十人皆可，靈活性高，為觀眾帶來充滿驚喜又熱血沸騰的演出。

我第一次欣賞當代馬戲演出，應該是十年前的「愛丁堡國際藝術節」，西方各地的馬戲發展當然成熟，也受到歡迎，喜見亞洲

不少地區近年也有新氣象，好像台灣有「FOCASA 馬戲藝術節」，香港也有「玩轉大館馬戲季」，後者已是第八屆舉辦，二〇二五年十二月開演，剛於今年一月一日以《釤孤枝熱血大亂鬥》作結，為本地觀眾筵開一期一會的馬戲盛宴。

那天，我待在大館一整天，一口氣看足多場節目，在檢閥廣場、監獄操場、洗衣場石階等不同表演場地跑來跑去，就像參與大型音樂節，穿梭不同場區。《螺旋波波轉轉轉》Wes Peden展露大師級雜耍藝術家

的身手，還拿出一條長長的透明膠管，以及色彩斑斕的拋球拋樽，引人注目。《反轉人生》女子三人組La Triochka，合演富故事性的演出，也有看頭。

雙雙來自韓國的《森境平衡》和《Onni的多重宇宙》，一個是年輕活力的平衡表演，一個是技巧嫋熟的默劇演出，風味不一，同樣叫人印象難忘。當日的壓軸好戲《疊出新世界》，Copenhagen Collective十多位表演者，合力編織馬戲詩篇與形體奇觀，最後以四人疊羅漢，更上一層



雜果賓治

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「盞」青銅駒尊



角。

所謂「執駒禮」，是西周時期少年馬駒成年、正式服役的儀式。當小馬長到兩歲，需與母馬分離、被編入王家馬廄，象徵着責任與新生。「盞」駒尊因此成為這一關鍵時刻的見證者，既是禮器，也是一段「成年禮」的歷史記憶。

時隔三千年，春晚吉祥物「驕驕」從盞駒尊汲取靈感，額前像潮玩Labubu的銅當盧飾物，源自春秋時期貴族車馬佩飾；高高束起的馬鬃，則映照古人束髮成人禮的莊重。設計師巧妙融合歷史與現代審美，讓這份

古老的精神在現代繼續傳遞。從青銅禮器到春晚吉祥物，「驕驕」不僅是可愛的形象，更寓意奮進、責任與成長。

盞青銅駒尊讓人驚嘆於先人對生命與禮制的尊重。三千年過去，這份來自古禮的祝福，將在馬年春晚隨着「驕驕」踏進千家萬戶，成為現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。



館藏擷英

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萌蘭和牠的「社牛」外甥

今年元旦假期，內地多個熱門

城市的酒店訂單量同比暴增三倍以上，其中搶手的，莫過於那些擁
有大熊貓的城市。畢竟，這些「國寶頂流」有本事在茫茫節假
日資訊裏「殺」出一條可愛「血路」。

說到「熊貓頂流」，霸榜多年、擁有「越獄傳奇」「一字馬天
花板」稱號的萌蘭必然在列。但這次牠衝上熱搜的原因卻與往常不同——不是新造型、新表情包，而是因為隔壁來了一個「社牛」外甥：吉年。

先理清這段「熊界親戚譜」。十歲的萌蘭是北京動物園的老牌紅人，而六歲的吉年去年剛從四川「回京」，妥妥的「北京娃」。吉年的姥姥是萌蘭媽媽的姐姐，因此萌蘭就是吉年名正言順的親表舅。這層關係聽起來有點繞，但兩隻熊的第一次見面倒是一點也不含糊——吉年一登場便激動得像按了擴音器，大聲發出「牛叫」，把一向淡

定的舅舅萌蘭給驚得瞪大眼。

從那之後，吉年彷彿開啟了「全面貼貼模式」。牠每天蹲在萌蘭隔壁，扒着欄杆對舅舅嘰噠；萌蘭吃飯，牠趴着窗找舅舅；萌蘭曬太陽，牠隔空呼喚；短短兩分鐘內，竟能找舅舅七次，活脫脫一個「黏人精」。而被這份熱情強行包围的萌蘭，只能從「陽光開朗大男孩」模式瞬間切換到「被迫社交I熊」模式——一邊啃竹子，一邊用敷衍但不失禮貌的眼神回應外甥，彷彿在說：「舅舅在忙。」

網友更是看得津津有味，一邊

截動圖一邊感嘆：「這互動太好了！」舅舅被迫接收貼貼外甥、外甥努力尋求注意力的畫面，讓人瞬間被治癒。

萌寵集 煙仔
逢周五見報

日程本

懷舊，於是買了二〇二六年實體日程本。拆封拿起的一刻，像有股無形力量將我吸回中學時代跟同學在自修室埋頭苦幹的日子。那時候，女生除了學生手冊，必備一本日程本。款式是自己挑的，彰顯個人的需要、喜好和品味。日程本必須隨身攜帶及好好看管，因為那時沒有智能手機，一切個人資料、行程、待辦事項、學習進度都記在本子中。

上課時，大家的桌面除了課本、筆記及文具外，日程本也隨時候命，待主人翻開記下測考日期、範圍和注意事項。為了讓學習生活變得有趣，多數女生都將日程本視作發揮創意和想像的園地，用貼紙、照片等粉飾內頁。文青還會在本子裏寫下喜歡的歌詞、雋語、追星資訊等，不時翻看，既是生活的趣味，也成了每年成長的札記。

在我們還沒適應成年帶來的種種轉變時，電子及電腦資訊科技已

日新月異，而且以劃時代的姿態來臨。備忘錄手機程式奪去了日程本的市場價值，越來越少人使用實體手帳。科技的進步無疑增加了效率、準繩度和方便度，但珍視生活情趣或文藝況味的人，卻略嫌硬邦邦的電子設備欠缺浪漫詩意，且側重實用性多於用家的個性。堅持的人在使用手機的同時還購買日程本，也多只視為輔助記錄工具，甚或書桌上的裝飾。

我開始使用新日程本，縱然是生活的小情趣，但記錄和翻閱過程必然可增加儀式感，在懷舊同時也在規劃未來。人類的生活習慣和方式隨時不斷改變，變不了的，是我覺得指尖觸摸紙本的質感，總比滑手機屏幕更細緻溫軟。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